

怒劍狂不

古
龍
華



悟劍狂



怒 剑 狂 花

古 龙 著

中 册

黄 河 出 版 社

怒 剑 狂 花

古 龙 著

下 册

黄河出版社

第十章 帝王谷

昆仑山远在边外，连绵千里，山势险峻雄奇，危岩绝壑处处可见，又不是少林、峨嵋诸山所能比拟。

万山丛中，人迹罕至之处，一亭孤松盖下的青石上，盘膝端坐着眉如青剑、目似朗星的展梦白。

黄衫人立在他身畔，正以双掌在为他按拍穴道。

此刻四下无声，只有风吹松涛，幽韵天成，仰视苍天，俯视群山，令人不觉怆然而发思古之幽情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黄衫人突然大声喝道：“好了！”砰的一掌，拍在展梦白背脊之上。

展梦白双臂一振，骨节有如连珠花炮般，发出一连串的声音，满面容光焕发，眼神如秋水般清澈。

黄衫人上下瞧了他几眼，道：“你觉得体力怎样？”

展梦白深深吸了口气，笑道：“从未更好过！”

他浑身都充满了生机活力，时时待机而动。

黄衫人含笑道：“这半月来，我严密的控制着你的起居饮食，便是要将你的体力培养至巅峰，你知道么？”

展梦白长叹一声，垂首道：“前辈成全之德，在下实是……实是……”

他不善巧言，下面的话竟说出口来。

黄衫人缓缓道：“坐下来，不要浪费精力，前面便有一场艰

苦卓绝的战争，正等着你去应付，你知道么？”

展梦白依言坐了下来，目光中满是感激之情。

黄衫人沉声道：“帝王谷饮誉武林多年，绝非侥幸得来，你万万不可存有丝毫轻视之心。”

他语声更是沉重，接口道：“入谷路上，便已处处都是危机，入谷之后，更是杀机四伏，谷中人人俱都身怀绝技。”

他微微一笑，又道：“但我已将专破帝王谷的武功俱都传授你，你天资绝顶，学得更是奇快。”

展梦白道：“但在下边有些地方不能完全了然。”

黄衫人道：“专破帝王谷的武功，便是武林中最高深奥秘的武功，你能在短短日子中学会，已大是不易了。”

他微一皱眉，接道：“我所担心的事，只是你太过诚直，不知能否应付谷中最难缠的三个人物。”

展梦白道：“那三个人？”

黄衫人道：“这三个人一个是驼背老人，其人心肠最热，但却最好赌，你只要能够赌赢他，他什么事都可答应。”

他微微一叹，接道：“但是就只他一个人，你都不好应付。”

展梦白道：“在下必定全力以赴！”

黄衫人点了点头，道：“那第二个人乃是个中年妇人，她最好斗口，你若能说得过她，她也不会留难你。”

展梦白微微笑道：“在下虽不会吹牛拍马，但与人斗口，却也未见得斗不过别人，前辈放心好了。”

黄衫人眨了眨眼睛，目中露出笑意道：“好极了。”

展梦白问道：“那第三个人却是谁呢？”

黄衫人道：“第三个难缠的人，便是你见过的萧曼风，此人

更是机灵古怪，什么花样都想得出来。”

展梦白皱眉道：“此人倒当真有些难惹。”

黄衫人道：“你若能通得过这三个人，大致已无问题，否则你拿出我的信物，他们也必定会带你去见谷主。”

他语声微顿，又道：“是以入谷之后，你最好是立刻将我的信物取出，那么他们对你就不会太过留难了。”

展梦白目光一闪，长身道：“在下这就去了。”

黄衫人微笑道：“我也知道你心急如火，快去吧！”

展梦白神色一阵黯然，垂首道：“在下此去，若是三日之内还不回来，前辈便不必等了。”

他突然拜倒在地，磕了个头，转身奔出。

黄衫人大喝一声：“且慢！”

展梦白回首道：“前辈还有何吩咐？”

黄衫人道：“我再送你一程！”

山色阴暗，天风奇寒，天地间弥漫着一片肃杀之意。

黄衫人與展梦白走了一程，山势更是险峻，几乎飞鸟难渡，黄衫人道：“入山道路，你还记得么？”

展梦白道：“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黄衫人道：“你最好复述一遍！”

展梦白道：“专走黑石，莫踩白石，见到持剑的人像，便立刻顺着剑尖所指之处转弯……”

黄衫人道：“还有呢？”

展梦白道：“见了黑石上所刻之字必需从命，不得违背。白石上所刻的字，却万万不可理它。”

黄衫人颌首道：“对了！”

他目光深沉，一字字接道：“这些话你一句都不可违背，若

是走错了一步，立刻便有杀身之祸！”

展梦白道：“在下绝不违背！”

黄衫人伸手一指，道：“前面便是入谷之路了。”

展梦白顺着手指望去，只见一道飞岩，下临绝壑，共有一条宽约七寸的独木桥，通达对崖。

两崖相隔，约有五十余丈，下面绝壑深邃，云卷雾涌，深不见底，投块石子下去，也听不到回声。

展梦白虽知入谷道路险阻重重，但此刻见了这种险境，仍不禁为之倒抽一口冷气，掌心涔涔冒汗。

黄衫人目光一转，道：“你此刻还有入谷的勇气么？”

展梦白胸膛一挺，仰天大笑道：“死都不怕，还怕什么？”

笑声未了，他已跃上了独木危桥。

只见他一步步自桥上走了过去，天风凛冽，吹得衣襟头发齐飞，只要稍一失足，立刻便要粉身碎骨。

黄衫人凝神而视，已不禁看出一身冷汗。

眼见他已走过大半，突然一阵狂风吹处，他脚步一滑，身子陡然倒了下来。

黄衫人惊呼一声，脑中一阵晕眩。那知展梦白身子凌空一个筋斗，手掌已搭住了桥缘，全身一缩，嗖的窜到对岸。

黄衫人暗中松了口气，冷汗随手而落，只听展梦白在对崖招手大呼道：“前辈，在下去了。”

身子一转，笔直窜入云雾深处。

黄衫人眼看着他身形消失，突然肩头一耸，有如苍鹰般斜斜飞了起来。

岩石深处，亦有两条人影一闪，冲天飞起。

三条人影在空中微一招手，闪电般向左面飞掠而去。

□ □ □
而此刻展梦白已走了一段路。

淡淡的云霞飘渺中，他脚步极是小心，不敢丝毫大意，走了一程，只见前而的道路已分成两条。

其中一条，满布着白色的晶石，甚是平坦悦目，路旁种植着两行花草，修剪整齐，香气袭人。

另一条黑石道路，却曲折通向一座阴森黝暗的丛林，道路崎岖坎坷，林中随风吹出阵阵阴湿的臭气。

展梦白毫不迟疑，踏上了黑石道路，穿入暗林。

入林越深，光线越是阴暗，但林梢却透下一道天光，照着路上的黑石，衬得四下更宛如地狱。

展梦白在阴暗的路上走了许久，眼前豁然开朗。

丛林已尽，山势渐低，一条黑石道路，笔直通达下面，道路两旁，排列着一个个翁仲石像。

他边走边看，只见这些石像有的跨马横刀，有的衣甲俱全，俱都雕塑得栩栩如生，须眉宛然。

展梦白缓步而行，宛如走入了古代英雄的聚会中，只见这些石像有的向他露齿而笑，有的对他怒目而视。

突见一座石像两手叉腰，当路而立，凸睛怒目，瞪视着道路，骤眼望去，仿佛桓侯将军复生。

石像旁还有一具幼童之像，笑嘻嘻的仰面而视，手斜指，右手中拿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

“前路不通，请君左转！”

白石黑字，字迹分明。

展梦白微微一笑，纵身掠上了这座石像，笔直而行。

只见前面竟是一道溪流，上架黑石小桥，桥上骇然写着：

“奈何桥”三字。

极目望去，奈何桥那边，弥布着一片森森鬼气，若是换了别人，早已依着牌上之字，左转而行。

但展梦白心里紧记着黄衫人的话，毫不迟疑的掠过石像，走过奈何桥，进入了那鬼域之中。

四下寒气森森，氤氲着淡淡的白雾。

迷茫的白雾间，不时会出现一两具石塑的鬼像，有的牛首，有的马面，神情狰狞，在雾中朦胧看来，更是令人心惊。

越往前走，雾气越浓。

展梦白放足而行，恍眼间便经过了拔舌地狱、油煎地狱、挖鼻地狱、穿心地狱诸般魔境。

突见一具判官神像，左手持笔，右手握剑，卓立道旁，掌中剑光，斜斜指向左面的一处山窟。

展梦白凝目望去，山窟内更是阴黯，几乎伸手难见五指，他身形一折，飞身入洞，洞内寒风如刀，呼啸不绝。

穿过了风穴，前面又是两道山窟，一条向左，一条向右。

一具九子鬼母的石像，立在两道路间，九个石塑的婴儿，爬抱在他身上，有的手持算盘，有的手持铃铛。

展梦白微一顿足，看不到指路的标志后，便急疾掠入了左面的山窟，走了两步，只觉洞中渐渐热了起来，渐渐热如火窖。

他敞开衣襟，仍不禁汗如雨下，转目四望，只见两旁山壁，竟已变成了暗赤之色，仿佛随时会有火焰喷出。

他浑身如受火炙一般，酷热越来越是难挨，刹那间他突然心念一闪，暗道不好，身形嗖的倒退五尺。

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他方才立足之地，已“轰”的燃烧起一片

烈火，他若是退步稍迟，只怕此刻已被火焰吞没。

猖獗的火势，迅速的蔓延开来。

展梦白转身飞奔而出，身上已不禁沾上几点火星，他头也不回，飞奔出火窟，方自长长松了口气。

他方才只觉情况越来越是不妙，知道自己必是走错了路，此刻定了定神，便仔细的观察起来。

只见一个伏在九子鬼母背上的婴儿手中，果然拿着一柄长约七寸的短剑，剑光所指，果然是右面的山窟。

他不禁暗叹一声，忖道：想不到这帝王谷中当真是危机四伏，半步也走差不得，若是走错一步，立刻便有性命之危。一念至此，他不觉微微有些气馁，还未入谷，情况已是如此凶险，入谷之后，岂非更是凶多吉少。他纵尽一身之力，只怕也难与之相抗。

他静静的立在石像边，静静的观望了半晌，愈看愈觉四面设置之奇巧，当真是鬼斧神工，可夺天地之造化。

那石像雕塑之灵奇，暗道埋伏之凶险，四面气氛之恐怖，似乎都是人们噩梦中的情景，而此刻都变成了真实。

这一切事物，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，累积了多少智慧，耗去了多少构思建造而成。

若以一人之力，来与这屡代累积的智慧、财力与经验的结合相对抗，除了要有惊人的智慧与武功外，更需有过人的勇气。

他静静的定了定神，突然仰天长啸一声，奔入石洞中，但觉酷热全消，寒风更烈，呼啸之声，连绵不绝。

这寒风的呼啸，听来竟有如战场上的杀伐之声一般，使得这阴森幽黯的洞窟中，充满了恐怖与杀机。

展梦白直觉的感到，这洞中必定也有埋伏——自古以来，成名的武林高手，大都会有这种奇异的直觉。

全凭这种直觉，他们才能屡经争战，屡经灾难。

展梦白小心翼翼，缓步而行，留意着四下的动静，突听左面山壁“咯”的一响，接着，一缕锐风，划空而来。

风声尖锐凌厉，宛如武林高手持枪刺来。

展梦白斜斜冲出数尺，脚步还未站稳，右面山壁又是“咯”的一响，暗影中急刺出一柄长枪。

黑暗之中，但见一点乌光微闪而没。

展梦白听风辨位，灵巧的避过这两次暗袭，心头却不禁为之大感惊奇：难道这条路也走错了么？

心念一闪间，只见黝黯的洞窟前方，突然冉冉滑来了两点灯光，自远而近，一晃而至，竟仿佛是只仿照诸葛武侯“木牛流马”所制的铁木怪兽，灯光便是自怪兽眼中发出，兽嘴中衔着一张字柬。

展梦白忍不住取来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的是：“谷主有令，免去枪林一劫。”

短短十个字，却使得展梦白大为吃惊，这帝王谷谷主莫非当真有通天澈地之能，否则他怎会知道我在这里？

他缓缓抬起目光，突然心头又是一凛。

他所认为的“铁木所制的怪兽”，此刻眉眼竟动了起来，发出马嘶般一声轻吼，一头钻入了展梦白胯下。

展梦白再也想不到如此形状的野兽竟是真的，竟身不由主的被它抬了起来，跌坐在它身上。

这怪兽形状虽笨拙，但行动却其急如风，而且平稳已极，身子一缩，倒退而出，退势竟与来势一般迅快。

展梦白一惊之间，身子已出了洞外，他这才看出，这怪兽通体俱是赤红颜色，生得似狮非狮，似马非马。

那怪兽也昂起脖子，瞪着两只灯笼般的眼睛望着他，展梦白不禁展颜一笑，轻轻掠下，道：“多谢相送！”

只见那怪兽咧嘴嘻嘻一笑，轻轻点了点头，倒退着滑了出去，赤红的身子，在烟雾中一闪而隐。

展梦白暗叹付道：看来这帝王谷主绝非常人，否则又怎配来养这样的通灵异兽？

抬眼望处，前面骇然隐隐现出一座刀山，山上石山如林，刀上躺着几具正在痛苦挣扎的石像。

刀山前立着一具石判官，判官握剑，斜指刀山。

展梦白微一迟疑，当即向山上掠去，只见两旁塑像，俱是面目狰狞、咬牙切齿之态，正是描绘这些恶人纵然上了刀山，心中却仍然丝毫不知悔改，而只有怀恨，当真将恶徒心肠，刻划得入木三分。

突然！刀林之中，直挺挺的立起一个人来。

展梦白胆量再大，也不禁为之打了个寒噤，浑身寒毛倒竖而立，身子斜斜向山下滑了下去。

就在这刹那间，山顶上暴发出一阵得意的大笑道：“就凭这样的胆子，也敢来闯帝王谷么？”

展梦白肩头一耸，翻身扑上，大怒道：“帝王谷若都是像你这样躲在暗中装神弄鬼之辈，请我来我也不来。”

他一面怒喝，一面观望，只见刀山之巅，箕踞着一个满头白发，满面虬须，背脊微驼的麻衣老人。

这驼背麻衣老人歪着头听他骂完了，又自仰天狂笑起来，道：“你小子胆量虽不好，说话倒蛮巧的！来，咱们聊聊。”

展梦白冷笑道：“像你这样只会暗中吓人之辈，少爷犯不着和你多说话，闪开一边，让我过去！”

驼背老人突然霹雳般厉叱一声，霍然长身而起，厉声道：“好小子，如此的无礼，你可知道老夫是谁么？”

他不但语声有如霹雳般惊人、震耳，身材亦是高大威猛，有如雷神天将一般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

展梦白挺胸站在他对面，与他四目相对，眼睛也不眨一眨，亦自怒喝道：“管你是谁，都要让路！”

驼背老人叉着腰，望了他半晌，突然“嘻”的一笑，缓缓坐了下去，摇头道：“放你过去，可没这么容易！”

展梦白怒道：“没这么容易？难道要打一架么？”

驼背老人道：“我两人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打架？”

展梦白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要怎样？”

驼背老人道：“你敢和我打个赌么？”

展梦白道：“打架都不怕，打赌更不怕了！”

驼背老人大笑道：“好！这一场赌你若胜了，老夫便放你过去，老夫若是胜了，你便爬着回去！”

展梦白道：“如何赌法？”

驼背老人目中闪动着得意的光芒，道：“我问你三个问题，你若答得出为胜，答不出为败！”

展梦白道：“一言为定！”

驼背老人道：“击掌为定！”

展梦白伸出手掌，“拍”的在老人手上击了一掌。

驼背老人突然仰天狂笑起来，拍掌道：“笨小子，笨小子！”

展梦白怒道：“谁是笨小子？”

驼背老人道：“你就是笨小子，竟没有看出这赌的多不公平，我输了没什么，你输了却要爬。”

展梦白冷冷道：“我绝不会输的！”

驼背老人也不禁一愕，笑道：“好，你倒自信的很，听着，第一个问题是：你身上共有多少扣子？”

他神情得意，满面笑容，只因他已用这简单的问题，难倒过许多武林英雄，胜了无数次赌注。

要知那时的紧身衣裤，衣钮极多，从里到外，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粒，更没有人会仔细去数自己身上的扣子。

那知展梦白神色丝毫不变，微一思忖，立刻答道：“我身上扣子，一共有我身上一半扣子的一倍！”

驼背老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身上一半扣子是多少粒？”

展梦白道：“这是你的第二个问题么？”

驼背老人暗忖道：好呀，我若问你这个问题，你小子准是又来一倍的一半，一半的一倍这一套。

当下立定决心，再也不上这个当了，大声道：“不是！”

展梦白道：“不是问题，你数数看便知道了。”

驼背老人道：“不数了，算你胜了！”

展梦白道：“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”

驼背老人摇手道：“且慢，待老夫想想。”

他想来想去，心中突然灵光一闪，大喜忖道：噢，有了，我要问他：你的脑袋有多重？他若再回答是一半脑袋的一倍，我就要切下他的一半脑袋秤秤看。心里越想越是欢喜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展梦白道：“你如此得意，难道是想出个好问题了么？”

驼背老人笑道：“当然，我问你，你脑袋有多重？”

展梦白道：“比你脑袋轻一斤。”

驼背老人又是一怔，大怒道：“我的脑袋有多重，是不是要切下来秤秤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”

他恼怒之下，几乎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那知展梦白却微笑道：“毋庸切你的脑袋，我也能知道。”

驼背老人又气又怒，又是好奇好笑，道：“好呀，我都不知道我脑袋有多重，你倒知道了！”

展梦白笑道：“你想问问看么？”

驼背老人道：“好，我问你，我的脑袋——”

他话未曾说完，展梦白已截口道：“你的脑袋比我的重一斤！”

驼背老人大怒道：“放屁！”

展梦白大笑道：“你若不信，不妨切下来秤秤，你若相信，此刻就该依言让路给我过去了。”

驼背老人呆了半晌，突然大笑道：“好……好……”耸身一跃而起，带着震耳的狂笑，如飞掠去。

展梦白望着他背影，暗忖道：这老人想必就是黄衫前辈口中那第一个难惹的人物了。但我看来，却也未见得难惹。

他轻易的打发了这好赌的驼背老人，心里不禁甚是得意，一跃而下刀山，轻快的向前走。

前行两丈，道路左右分开两条，当中却有一个深坑，由迷雾中望去，坑中人兽杂陈，也不知有多深。

一个虬须判官的石像，仰天立在坑边，一手捋须，一手持剑，掌中剑光，却斜斜的垂在地上。

展梦白呆了一呆：“难道要我自这里跳下去么？”

风声过处，坑底仿佛飘上来一阵鬼啸之声。

展梦白突然双臂一震，纵身跃下。

只听暗影中一人轻轻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转目四望，但见坑中满是被石蛇缠住的石人，那有活的人影。

坑底风声凄厉，迷雾更浓，四下鬼影幢幢，也不知是假是真，展梦白暗暗后悔，自己怎么不带个火折子。

他心里更担心的是，在如此黑暗之中，前面纵然有指路的标志，他也看不出来，若是一步走错，怎生是好？

心头忐忑之间，掌心不觉又泌出冷汗。

突然，只听“咯”的一声轻响，四下石像竟动了起来。

一个石像一跳一跳的来到展梦白面前，这石像乃是灰石所制，高有八尺，灰发灰眉，灰面灰衫，灰鼻灰睛……

虽在如此迷雾之中，但谁也看得出这不是个活人，但他却又偏偏像是活的一样，纵跃轻灵，竟不带半点声响。

展梦白剑眉轩处，厉叱道：“妖魔鬼怪，退回去！”

喝声中双掌齐扬，击向石人，掌风激厉，便是石人也该击碎。

那知这一股激厉的掌风到了这石人身前，石人仅是身子微微一震，掌风便如泥牛入海，无踪无影。

展梦白一捏掌心冷汗，厉喝道：“你到底是人是鬼？”

那石人竟“咕”的怪笑一声，一字字缓缓道：“你看我像人么？”语音尖锐，果然阴恻恻的不带半点人味。

展梦白厉声道：“你纵然是鬼，展某也要与你斗一斗！”

那石人怪笑着道：“不用斗了，你敢摸一摸我的鼻子，我便算你是条英雄汉子。”咯咯的笑声，教人听了忍不住要打寒噤。